

ST  
WALKING

Rebecca Solnit

# 浪游之歌

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

走路的历史

[美] 丽贝卡·索尔尼 著  
刁筱华 译



卢梭

我只有在走路时才能够思考。  
一旦停下脚步，我便停止思考；  
我的心灵只跟随两腿运思。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Rebecca Solnit

[美] 丽贝卡·索尔尼 著 刁筱华 译

**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

走路的历史

# 浪游 之歌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 / (美) 索尔尼著；刁筱华

译.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33-0963-9

I. ①浪… II. ①索… ②刁… III. ①散文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1502 号

---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 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

(美) 丽贝卡·索尔尼 著

刁筱华 译

选题策划：季洁丽

责任编辑：汪欣

特约编辑：季洁丽 薛鸿梅

装帧设计：瀚 楠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mm×1240mm 1/32

印张：10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0963-9

定价：36.00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理解走路

梁文道

因为牛棚书展<sup>①</sup>的活动，要陪驻展作家李欧梵带一群朋友来趟“走路工作坊”，从金钟走到铜锣湾，边走边谈。回家之后，意犹未尽，就把从前翻过、但未细读的《浪游之歌》拿出来好好看一遍。这本书原名 **Wanderlust**，作者丽贝卡·索尔尼是个行路迷，于无车不行的美国加州，她住在最适合用双脚行走的旧金山。

城市，有走不动的城市和可行走的城市 (**Walkable city**) 两种。走不动的城市典范，是我住过的洛杉矶。洛城的走不动不是因为它太笨重，而是它太过轻灵，全城被一条条公路贯穿，汽车方便地在每个角落流动，将建筑物隔离成一座座疏离的岛屿。洛杉矶扩散得如此之广，因此不用太多的密集高楼；就算市中心，比起其他城市也要显得稀疏。这种城市是一眼望去，所有东西都清清楚楚呈现眼前的透明都市。

索尔尼住的旧金山和她喜欢的纽约及意大利诸城，则是可以好好走上几天的城市。这些地方对行人来讲不只是方便，也因为

---

<sup>①</sup>香港牛棚艺术村举办的另类书展。由2003年开始，作为香港贸易发展局以书商为主的书展以外的一个另类选择。

它们太丰富，丰富得几近沉重，所以走在其中的街巷，总有一种变化无穷、走多少回都走不透的感觉。行走俨然成为一种阅读，人们经由漫步翻阅城市的前世今生。当然，世上行人的梦想城市依然是巴黎，这个明明呈辐射状清晰扩散的太阳城，总是有挖不完的深度和重重包裹的神秘氛围。所以，第一个研究现代“逛街”这种行为的德国大哲人本雅明，就是用巴黎来当他的经典范例，并在其生命最后十年孜孜不倦地以巴黎为写作题材笔耕不辍。巴黎教会了他迷失的艺术，在他的眼里，这个城市的一景一物皆传递着独特的言语，以空间而非时间叙述着自己。索尔尼也注意到了，巴黎是世界上出产最多“走路”理论家的地方，他们把巴黎写在诗词里，描绘在画中。这城的居民如此热爱走路，乃至可以以为她发展出理论。

写走路和它的历史，索尔尼把更多的篇幅花在大自然的漫游之中。相比起都会里的逛街，荒野慢行好像更有灵性。自然使孤独变得纯粹，远离了世俗的秩序，人们追寻起自我的真实。卢梭便是此类的个中翘楚，对他而言，行走与思维密不可分，是开启他心灵的密匙——我只有在走路时思考，如果停下脚步，我便停止思考。而他的后继者华兹华斯更是身体力行，健行英国百万里，在行走中书写，在书写中行走。他们经由身体探索世界，任心灵漫行于天地之间，走路成为其追寻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又如某支爱斯基摩人有这样的习俗，谁要是生气，就让他带一根树枝到雪地上走一直线，以消解怒气。一直走到在心灵获得平静的那个点上，插上树枝——以见证愤怒的力度和长度。



## 目 录

梁文道：理解走路

序

追踪一处山岬 003

时速三英里的思维 017

站起与跌倒：两足步行的理论家 037

追求圣宠之路：朝圣之旅 053

迷宫与凯迪拉克：走入象征的领域 073



## 第 一 篇 思 想 的 步 调

### 第 二 篇

从 花 园 到 荒 郊



091 离开花园之途径

115 威廉·华兹华斯的腿

131 千里传统感情：步行文学

145 昏暗之坡与抵达之坡

161 步行俱乐部与土地战争

独行者与城市 185

巴黎或在柏油路上采集植物 211

街道上的市民：派对、游行与革命 231

入夜后的步行：女人、性与公共空间 249



## 第 三 篇 街 上 的 生 活

### 第 四 篇

通 过 路 的 尽 头



267 有氧的西西弗斯与郊区化的赛克

285 行的形态

297 拉斯维加斯或两点间的最长距离



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

第一篇  
思想的步调







## 追踪一处山岬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肌肉抽紧，一条腿当支柱，让身体昂然挺立于天地间；另一条腿则如钟摆般由后方摆荡到前方。脚跟着地，身体的重心前倾，移往拇趾底部的肉球。接着两腿交换位置，继续往前移动，一步又一步，有如鼓点般有节奏。这便是行走的节奏，是全世界最明显也最模糊的一件事，跟宗教、哲学、景观、都市政策、解剖学、寓言，乃至心碎都相关。

行走的历史是一部没有书写过的神秘历史，其片段散布在无数书本的平凡段落中，也出现在歌谣、街道，以及几乎每个人的冒险经历中。有关行走的生理历史属于双足进化和人类解剖学的范畴。在大部分时间，走路只是一种实际需求，是衔接两地间最自然的移动方式。将行走归类于一项探索、一种仪式、一类沉思，乃属于行走历史中特殊的一支，它们和邮车载运邮件，同上班族赶火车在行为模式方面固然大同小异，但在哲学



这不是很奇怪吗？自人类踏出第一步以来，无人曾自问我们为何步行、

---

意境上则迥然不同。换句话说，以行走为主题，就某种角度而言不啻是给一项普遍的行为赋予特殊的意义。如同饮食或呼吸一样，走路可以被赋予各式各样的文化内涵，由食欲的满足到灵性的追求，从革命性的行为到艺术的表征等。行走的历史俨然成为了创作力与文化历史的一部分——成为了不同种类的行走方式和行走者于不同时代所追求的某种娱乐、自由与意义的一部分。这种创作力不但引导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也受我们双脚所经之处影响。行走已创造出途径、马路和贸易路线；启发本土与跨洲意识；塑造出城市与公园；刺激地图、旅游指南、装备等的发展，进而营造出数不尽的论述朝圣之旅、登山探险、随兴漫步，以及夏日远足的行走故事和诗集。都市和乡村景观都足以酝酿出故事，而故事又会将我们带回到这段历史所发生的地点。

正如行路本身是一项业余行为一样，行走的历史是一种业余性质的历史。行走闯入各个领域，包括解剖学、人类学、建筑、园艺、地理、政治与文化史、文学、两性，乃至宗教研究领域，而且行行重行行，并不在任何上述领域中驻足。如果将某一专业领域想象为一块园地——一块整整齐齐呈四方形的，被悉心照料、耕耘的生产某种特殊作物的园地——那么行走的园地就如同行走本身一样，没有局限与限定。由于行走涵盖的领域太广，又关乎每个人的经验，因此其主题可以说是没有止境；而我所撰述的这段历史也只能视为其中的某一部分，仅是一名行者所经历的独特行径，其间不乏该行者辗转其行驻足观看之处。在本书中，我将尝试描绘几条今日美国大多数民众都曾走过的道

---

如何步行、是否会永远步行、是否能走得更好、又在步行中达成了什么这

---

路，书写一部大半由欧洲源起，受美洲所影响与颠覆，历经几世纪的适应与变化，以及近年来受到其他传统，尤其亚洲传统所冲击而成的历史。行走的历史是每个人的历史，任何成文的历史都只能描绘出其作者周遭的成熟途径。这便意味着，我所描绘的途径绝不是仅有的道路。

一个春天的早上，我坐下来准备书写有关行走的文章，过会儿我又站了起来，因为这种大题材实在不是埋首桌前所能因应的。金门大桥以北有个山岬，其上点缀着几座废弃的军事碉堡。我爬上山谷，沿着山脊而行，来到太平洋海岸。去年异常潮湿的冬季过后，山丘上绿意盎然，彰显着春天的回归。那些草坪在去年经过了夏阳染金，又为冬雨冲洗成一片土灰，而今重又吐出了新鲜的绿意。昔日亨利·戴维·梭罗在大陆的另一边走得比我还要勤快，他也曾描绘过当地的情况：“一片崭新的视野实乃赏心乐事，而我每天下午都可以获得这种快乐。两三个钟头的漫步总能满足我的期盼，让我身处一片奇特的乡村景致中。一间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农舍有时就像达荷美国王所统领的土地一样美好。方圆十英里——即步行一个下午所及之处，与一个人的一生，着实散发出一种源源不绝的和谐之美。风景日日翻新。”

我从十年前一个困顿的年份开始涉足这些由小径与道路辗转串联而成、大约六英里长的山径，以此来化解当时内心的苦恼。此后，我不断回到这条途径以消除身心的疲劳，或寻求工作所需的灵感。身处一个生产至上的文化中，一般人总认为思考就

---

些与哲学、心理学、政治体系相关的问题。——巴尔扎克《步伐理论》

---

是无所事事，但无所事事是很困难的，最好的办法是假装有事，而最接近无所事事的行为就是走路。走路本身是一种有意志的行为，其节奏却与呼吸、心跳等无意志的身体活动极为类似，可以使人在工作与懒散、存在与作为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它是一种生理的劳动，却可以孕育出思想、经验与领悟。在行走多年以此解决众多问题之后，比照梭罗的逻辑，我追本溯源，来到自家附近思索有关行走的意义，也是理所当然的。

走路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种将心理、生理与世界熔铸于一炉的状态，仿佛三者终于有了对话的机会，亦仿佛三个音符突然结合成一个和弦。走路使我们能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与世界中，却不会被身体与世界弄得疲于奔命，使我们可以独立思考，却不会全然迷失于思绪中。我不确定我此行是否能刚好碰上此处山岬盛开的羽扇豆，不过小径两旁阴暗处盛开着的白帽花，使我想起我年幼时的山麓，那儿每年初春都会被漫天盛开的白花所覆盖。黑蝴蝶在周遭拍翅，翅膀随着海风在空中翻飞，令我回想起昔日另一个生命片段。双脚的移动似乎有助于思绪在时间中的游走，心绪也逐渐由手边的计划转移到回忆和观想。

行走的步调激发思想的节奏，行经的景观也会刺激思绪的内容或与之产生共鸣。这种内外掩映创造出一种奇特的调和，显示人的心灵也是某种景观，而走路正是观赏该景观的一种方式。正如思维比起劳作更像是一种旅行，一个新意念经常反映出常在此景观的某种特色。如此我们便印证了，行走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有相辅相成的一面；思想活动无法追踪，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却是不辩自明的。走路也可以想象成是一种视觉活



爱斯基摩人有这样一个习俗 若遇人愤怒，就让他笔直前行，以消解

---

动，每一趟行走都是一段观光旅游，行者可以尽情观赏与思考周边景物，将新信息内化为已知信息。也许这便是走路对思想家独具功效的道理所在吧！长途跋涉与环球旅行中所能收获到的惊喜、解放与澄清，亦可得自于居家四周的散步。或许我们应将走路称为行动，而非旅行，因为一个人可以绕着圈子打转，或黏在椅子上环游世界。不过对某些漫游者而言，身体的行动是必需的，车船或飞机无法给予他们同等的满足。只有行动中的漫游以及漫游中所观赏的景物才能激发他们心灵的活动。这也是行走即难以界定又内涵丰富的原因所在：它不但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一段旅程，也是目的地。

陆军过去开辟的破败红土路蜿蜒而上，穿过山谷。我偶尔会专注于走路，但大部分时间都只是信步而行，两脚以内蕴的平衡感前进，绕过地面的石头与坑洞，自然调整步履，这使我自由地观看远处起伏的山丘与沿途盛开的繁花：一种我从未听说过的，有着粉色纤薄花瓣的花朵；酸草花，随处绽放的有如幸运草般的黄色野花；而从最后一段弯路的半途开始，则是一片雪白的水仙花。爬了二十分钟坡路后，我不禁驻足，俯身轻嗅水仙花的芳香。在这山谷中本来有座乳酪农场。在湿漉漉、满布杨柳的山谷另一边，仍可见到一处农家的地基，还有若干零落的水果树。这是一个工作取向的山谷，而非娱乐之处：先来的是米沃克印第安人，其次是农人。在一个世纪后农田被军事基地所取代，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战争逐渐抽象与空中化时，该基地才被关闭。此后，这地方交由国家公园管理处

---

他的愤怒；直到怒气烟消云散时，在终点插上一根树枝，以见证愤怒的力

---

经营，然后移交给我这在大自然景观中漫步取乐的文化传人。那些庞大的水泥碉堡、掩体与坑道永远不会像昔日农庄一样消失，但那一簇簇在土生植物中不时冒出的花朵，却绝对是那些农家的鲜活遗产。

走路是辗转的。我的思想在红土路那丛水仙花中漫游，然后两脚也跟着踱开。陆军开辟的道路爬升到坡顶，和一条小径交叉而过；那条小径横越坡顶，迎风下坡而行，然后逐渐爬升到这座坡顶的西侧。在小径上方的山脊，有座古老的雷达站，周遭环绕着八边形栅栏。那些坐落在沥青道路上形状奇特的建筑和水泥掩体，是胜利女神飞弹系统的一部分，可以指挥下方山谷飞弹基地的核弹直捣其他大陆，只是迄今从未发射过一颗。所以我们不妨把这片废墟想成已被取消的世界末日纪念品。

其实当初就是核武器让我首度涉足行走的历史，而其所经的路径和对思潮造成的影响出乎各方所料。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成为反核运动的一分子，在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基地参加过春季示威游行。那座基地隶属能源部，位于内华达州南部，占地有如罗德岛大小，负责进行核试爆，由一九五一年迄今达一千次以上。核武器有时似乎只是一种难以捉摸的预算数字、核废料处置数据，与可能伤亡的人数等，因此，种种示威抗议、出版呼吁，以及游说立法都很难着力。在武器与反武器竞赛双方官僚体系的运作下，一般人很难理解核武器问题的根本始终在于其对生命和大自然的摧毁性。但在核试爆地，情况就不同了。摧毁性武器就在一个空旷美丽的地点被引爆，因此每次即将试爆时，我们就在附近扎营一两个星期示威。一九六三年起虽改

为地下试爆，但辐射仍会渗透到大气间，而且总会造成大地震撼。是我们这群示威分子迫使一向模糊的政策不得不透明化——我们这群人主要是衣衫褴褛的反传统分子，但也包括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佛教僧侣、圣方济教士和修女、改而主张和平主义的退伍军人、变节的物理学家、活在核弹阴影下的哈萨克人、德国人、波利尼西亚人，和美国西岸的肖肖尼族印第安人等。当时除了实际的场所、情景、行动和激情——手铐、刺马、尘沙、炙热、口渴、辐射危险、辐射牺牲者的证言——还有奇特的沙漠之光、广阔空间的自由，以及和我们抱持同样信念的数千人所形成的热闹场面，我们都认为核武器绝非书写世界历史的正当工具。我们实地见证我们的信念、体验美丽的沙漠，并感受世界末日就在咫尺之外的冲击。我们采取的示威方式就是走路：在栅栏一边公有土地上行走便是合法的示威；而在另一边“禁止进入”区行走则属于擅闯禁区，会遭到逮捕。我们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进行和平抵抗，而我们沿袭的正是梭罗缔造的美国传统。

梭罗本人既是大自然的歌颂者，也是社会制度的批判者。他著名的反抗行为便是消极抵抗——拒绝缴税让政府经营战争和奴隶制度，结果他被抓进监狱关了一晚。他的行为和他从事探索并诠释当地景观的行为并没有直接关联。但出狱那天，他主持了一个越橘宴会。我们在核试爆地露营、走路和闯关的示威行为，结合了自然诗篇和对社会的批判。对我而言，这是一场革命：单单穿越沙漠，穿越一处看守牛群的岗哨，进入禁区，便具有政治意义。在这片风景中行走时，我开始发掘其他有别



小时候，我们以步行和想象力了解一个地方并学习如何建立空间关系。

---

于沿岸地区的西部景物，并开始探索那些景观与吸引我前来的历史因素——不单是西部发展史，而且也包括行走与风景间的浪漫情怀、有关反抗与革命的民主传统，乃至以行走追求精神目标的古老历史。那段试爆场地的岁月，激发我以作者的立场描述我所经历的层层历史，也让我在描绘其地点与历史背景的同时，开始思索与书写行走。

当然，正如所有看过梭罗《瓦尔登湖》的读者都知道，在沉思漫步的主题时，是很容易离题的。比如位于金门湾北侧山岬飞弹导弹站下方的美国樱草便会令我驻足而观。那是我最喜爱的一种野花，紫红色的小球果和尖锐的黑刺，俨然以流体力学的原理塑造，仿佛在进化过程中，忘记花朵该有茎有根，应该附着大地而生长，只可惜它从来没有机会起飞。山径两侧的丛林，在干燥季节有海雾笼罩，平日有山坡的庇荫，生长得十分茂盛，令我回忆起英国的树篱与围筑其间的植物与鸟雀，以及英国的田园之美。这里的丛林多是蕨类植物、野草莓，以及藏身山狼丛下盛开的鸢尾花。

我虽然来此思考走路，但却无法停止思考别的事，比如几封应回复的信函，以及最近和别人的对话，比如今天早上和友人索诺的通话。索诺的一辆卡车最近在西奥克兰工作室被偷。她告诉我，虽然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件不幸的事，但她却不难过，也不急着添新车。她告诉我她发现自己还有力气走路，能用两脚走到目的地很高兴。她还发现能和邻人建立更直接和具体的关系是很棒的事。我们在电话中还谈到昔日的时间观，借步行和公共运输工具而行的年代。昔日须事先规划时间，不能捱到



最后一分钟才行动。我们还谈到唯有借徒步才能获得的方位感。现代许多人都生活在室内所形成的一系列空间中——家、汽车、健身房、办公室、商店——这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联系。徒步而行让每件事都可以串联在一起，因为只有行走时，一个人可以活在整个世界，而不只是分割出的一个个小小世界中。

我上坡来到小径顶端，踏上通往飞弹导弹站的一条古老灰色沥青道路。由小径踏上沥青路时，大海跃然眼前，一望无际，直抵遥远的日本海岸。每回穿过屏障，重新见到大海时，我内心总感到欢欣。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海波光粼粼；在阴暗的日子，大海一片墨绿；冬雨季节，河川注入大量污水，将海水染成一片黄褐；而蓝天白云的日子，海水则映出湛蓝与乳白；只有在雾气最大的日子，才朦胧一片，但光是海水的咸味就足以让我知道我来到海边了。这天万里无云，海水一片澄蓝，一直延伸到迷蒙的海天交接处。至此，我便踏上下坡路。我告诉索诺我几个月前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一则广告，令我沉吟至今。那是一则关于百科全书光盘的广告，广告内容盘踞整个版面：“在过去，你必须在滂沱大雨中，横跨一个城镇，去查阅我们的百科全书。而如今，你的孩子只要按按键盘，就可以把数据找出来了。”我认为，孩子在雨中走路才是真正的教育，至少这在感官意识和想象力方面有其意义。也许使用百科全书光盘的孩子也有迷路的时候，但流连于书本或计算机的世界毕竟有地域与感官的限制。而生命的组成，除正经事以外，还包括正经事之间不可预期的许多小事；而这些不可算计的部分才会赋予生命价值。两个世纪以来，无论乡间和城市都以行走探索生命可



绘一幅想象的地图，放入你想去的目标。——小野洋子《地图》

---